

中央大學圖書館



1092386

# 虎、野、忠、雄

縱橫台灣山林的博物學、地理學、民族學者

作者—山崎柄根 ◆ 譯註—楊南郡



晨星出版

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增設高等科時，爲了避免只收台灣學生造成質量不足的缺點，也向日本內地的中學畢業生開放，決定錄取台灣學生（稱爲台灣組）和內地學生（稱爲內地組）各四十名。爲了爭取這內地組配額，內地學生很踴躍投考，人數達到配額的十數倍。第一年在京都舉行內地組的入學考試，第二年在九州的福岡和東北地方的仙台兩地舉行，可見台北高校的意圖，在於廣納全國的優秀學生來台升學。

鹿野對英語和理科很有自信，但漢文不怎麼行。在開成中學上課時，曾經有一次在黑板上寫四個漢字「珍文漢文」（「ちんぶんかんぶん」的談諧譯音，意思是「莫名其妙的文章」），諷刺老師所教的漢文越教越讓學生胡塗。剛寫完這四個字後，老師走進教室來，當面訓斥了他。

無論如何，這場入學考試非常難，但是鹿野居然突破難關被錄取了。我們不知道他是多麼地高興。第二年的入學考試改爲考理科者不必考日文和漢文，而考文科者，則不必考數學。這是新任的高等科校長特別採行的辦法。他同情理科的人才因爲漢文不好而被排拒於校門外，免試漢文則能夠吸收優秀的理科學生。

最早招考進來的學生升到最高年級的時候，校名更改爲台北高等學校，冠用「台北」來標榜：這是爲台灣居民所設的學校，但是實際作法是優先錄取在台的日本內地人學生，故意地對台灣籍學生提高門檻。台灣籍學生一旦考

上，就讀期間則享受和日本內地人學生同等的待遇，一樣地自由學習。鹿野入學的時候，和後來的情形不一樣，那時候從內地來升學的學生只占學生總人數的一半。

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高等科成立時，第一任尋常科校長松村傳辭職，由吉川貞次暫代高等科（亦即正式的高等學校）校長職務。因為總督府聘請教授的手續延遲，學生還無法上課。五月四日由吉川主持入學典禮，五月二十六日新校長到任以前，學生在家等候校方通知上課。

這個時候，愛好昆蟲的年輕人不肯呆在家裡。鹿野立即奔向野外，揮動捕蟲網採集台灣的昆蟲。他最初往台北郊外的烏來，這裡是泰雅族的居地，溪底有溫泉，而山坡是優良的昆蟲採集地。另外，鹿野也到北投溫泉的上方，以風光明媚馳名的陽明山，發現它是非常好的採集地，從四月到五月他常到這兩個地方。當時要去烏來的遊客，都從台北搭台車到新店，從新店步行到烏來；而前往陽明山的遊客，都從台北搭公共汽車到士林，從士林步行上山，所以鹿野爲了採集工作，步行很長的路段，發揮了他健腳本領。

有一天，剛從採集地回台北的鹿野聽到校長到任的消息。新校長名字叫三澤糾，來自大阪府天王寺的高津中學。他擔任這所中學校長的時候，由於率先聘請女教師並採用智商測驗而知名於教育界。他和實施新式人格教育而

知名的東京府立第五中學校長伊藤長七同樣在教育界受器重。三澤畢業於東京帝大後留學於美國多年，專攻教育學。當時他四十六歲，長臉、戴眼鏡，額頭已禿。對於他剛調升為高等學校校長，我們還看不出有什麼手腕，但從他的學歷、經歷看來，他是很好的人選。他被稱為第二任校長，但高等科剛剛設立，所以他實質上是草創期的高等學校首任校長。

新校舍正在古亭町興建中，不但校舍是新的，校長和學生也都是新來的。鹿野等十四名內地組學生和二十一名台灣組學生都從五月三日起住進學生宿舍，因為學校座落於七星山下，學生宿舍叫做七星寮。

開學以後，學校暫時設於台北州第一中學（簡稱「台北一中」，今台北市立建國中學），而學生宿舍也在校內，學生宿舍後來被拆除，改建為台北女子高等學院（今建中西側國語實驗小學）。學生宿舍面臨植物園，環境幽靜。夜晚華燈初上的時候，各種昆蟲飛進室內。鹿野狂熱地揮動捕蟲網，看到這情形，他的室友有的生氣，有的啞然失笑。白天在室內的鹿野瞥見罕見的昆蟲飛過窗外，就立即從窗子跳出去追捕，他動作的快速，又使人嘖嘖稱奇。不久他發現了一隻新品種後，大家給他一個綽號，稱他「昆蟲博士」。

新校長到任後就要開始上課了。正式上課以前，鹿野已經闖入雪山西北側Shyakaro地區（泰雅族霞喀羅社一帶）

。六月，他在新竹縣北埔鄉山區捕捉到一隻小灰蛺蝶 *Dodona eugenes* Bates，以為是「歷史上罕見的珍貴品種」，雀躍不已。小灰蛺蝶在鹿野之前只被發現過二隻，但後來有很多人捕捉到，已不再被視為珍品。

第一年放暑假後，鹿野和其他同學一樣搭船回日本省親。和別人一樣，他有義務穿戴高校的制服與雙白線制帽出現於雙親面前，使他們放心。名義上是省親，鹿野早已和橫山桐郎約好，相偕到北海道作二週的採集旅行。這次旅行中，鹿野把未曾訪問北海道帝國大學的橫山，帶進札幌市校園介紹給松村松年教授。他們兩人也和前年鹿野初次見面的玉貫光一重逢，三個人一起到圓山公園去採集，當夜宿於松村教授所推薦的定山溪旅館，受到貴賓式的服務，驚嘆帝國大學教授在當地居民心目中的聲望。

這一次採集旅行，可以說是鹿野在中學時期各梯次前往北方旅行的總結，也是最後一次的日本內地及庫頁島旅行。以後的年代，鹿野完全集中精神於台灣島的生物世界。

部分新校舍於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四月落成，於是總督府高等學校遷到古亭町（今國立台灣師大現址）。

「蓋好了，蓋好了，台北高校蓋在古亭的水田泥濘中！」學生們傳誦著這首打油歌。

水田中整地興建的校舍排水不良，下雨的時候，大樓

門外經常泥濘不堪，但是，紅磚鋼筋的三層大樓宏偉大方。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人撤離台灣後，這一棟高等學校大樓變成現在的台灣師範大學面向正門的主要建築物。

上述的入學考試辦法中，規定文科學生不考數學、理科學生不考日文與漢文，特別強調要錄取的學生以特殊才能為第一優先，這種獨特的辦法是從這一年開始實施的。

幸而通過這道狹窄門檻的學生中，有三個學生出身於開成中學，他們是鹿野、他的同班同學松下憲一和前一章提到的土方正己。這三個人有緣考進台灣的高等學校，而且成為互助友愛的同學。愛吃各種台灣鄉土菜的鹿野，常常邀土方到西門町市場，一家一家光顧飲食攤，蹲下來用自己帶來的碗筷品嚐南北口味。



就讀於台北高等學校時期的鹿野忠雄（前列右）、土方正己（後列右）及松下憲一（前列左）。

這三個人後來都進東京帝國大學。土方讀心理，畢業後在「都」（Miyako）新聞社任職，戰後擔任東京新聞社編輯局長；松下讀經濟，畢業後與鹿野的妹妹千惠結婚，經營一家建設公司。鹿野的情形將於另一章敘述。

總督府高校雖然是公立

各式各樣的方法，要求鹿野娶他的女兒，所以鹿野被事情耽誤，無法及時趕回學校。

台北高校第一屆學生要畢業的那一年，鹿野無法跟其他同學一樣大搖大擺走出校門。平時給鹿野這個理科學生很高評價的三澤校長，鑑於這個學生甚至每次考試都沒有參加，實在愛莫能助。校方對於准不准他畢業作成決議，結果是決定讓他留級。

曾經在台北帝大擔任昆蟲學教授的素木得一，回憶說：「鹿野忠雄君就讀於台北高等學校期間，常常到蕃地去採集昆蟲，所以下山後常來我的研究室。他是熟悉蕃界的人，不管到那一個蕃社，他都受到照顧，很隨便地在蕃社過夜。他很少回到高等學校上課，因為曠課太久，校方準備要開除他。幸虧在這個關頭，校長說：『這個學生將成大器，不可以開除。』結果，因為校長的緩頰，取消了校務會議的開除令。」（《思い出すままに》，1969年）

臨危時刻，校長拋下了救生圈，使鹿野躲過一次被開除的災難。

於是，衆多同學唱驪歌畢業的時候，唯獨鹿野被判留校察看，成為台北高校開校以來的第一號留級生！

那年四月，跟三澤校長一樣，暗中肯定鹿野狂放作為的植物學老師神谷辰三郎退休了。鹿野留級後成為好友土方正己的同班同學。根據土方的回憶，神谷老師很欣賞鹿野，極為關心鹿野的成長過程，甚至私下尊敬鹿野這個學

生。

台北帝國大學於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三月正式創立，創立後的大學剛好能接納台北高校的第一屆畢業生，而鹿野本來應包括在內，可惜他這一年無法進大學。

台灣總督府當初設置高等學校的時候，已經意圖將在總督府下設置一所帝國大學。但是，當時的台灣人口還不到能夠設置帝國大學的基準，人口不多的情況下，根本無法設一所大學。總督府當局太熱中於擁有一所帝國大學了，爲了這個目的，先設立一所總督府高等學校作爲權宜之計，希望將來以高校畢業生升學爲藉口，在台灣設立大學。

這一個計劃，實際上與下列理由有關聯：當時，台灣的產業如製糖、製茶、稻作等蓬勃發展，吸引了日本內地的資本大量流入，而台灣總督府也因爲樟腦、煙草等官辦專營事業不但已上軌道，而且因爲急速成長而豐富了財政收入，也因爲產業急速發展而導致人口急速增加。當局有鑑於此，像口頭禪一般齊口說：「香港那個蕞爾小島也有一所大學，台灣怎麼可以沒有大學呢？」

台北帝國大學創立伊始，設置理農學部和文政學部。當時在理農學部下開設昆蟲學、養蠶學教室，原來在台北農事試驗場服務的昆蟲學者素木得一剛從外國遊學回國，被任命爲教授。四月三十日開校，北海道帝大的松村松年教授（素木教授的老師）也渡台參加開校儀式，鹿野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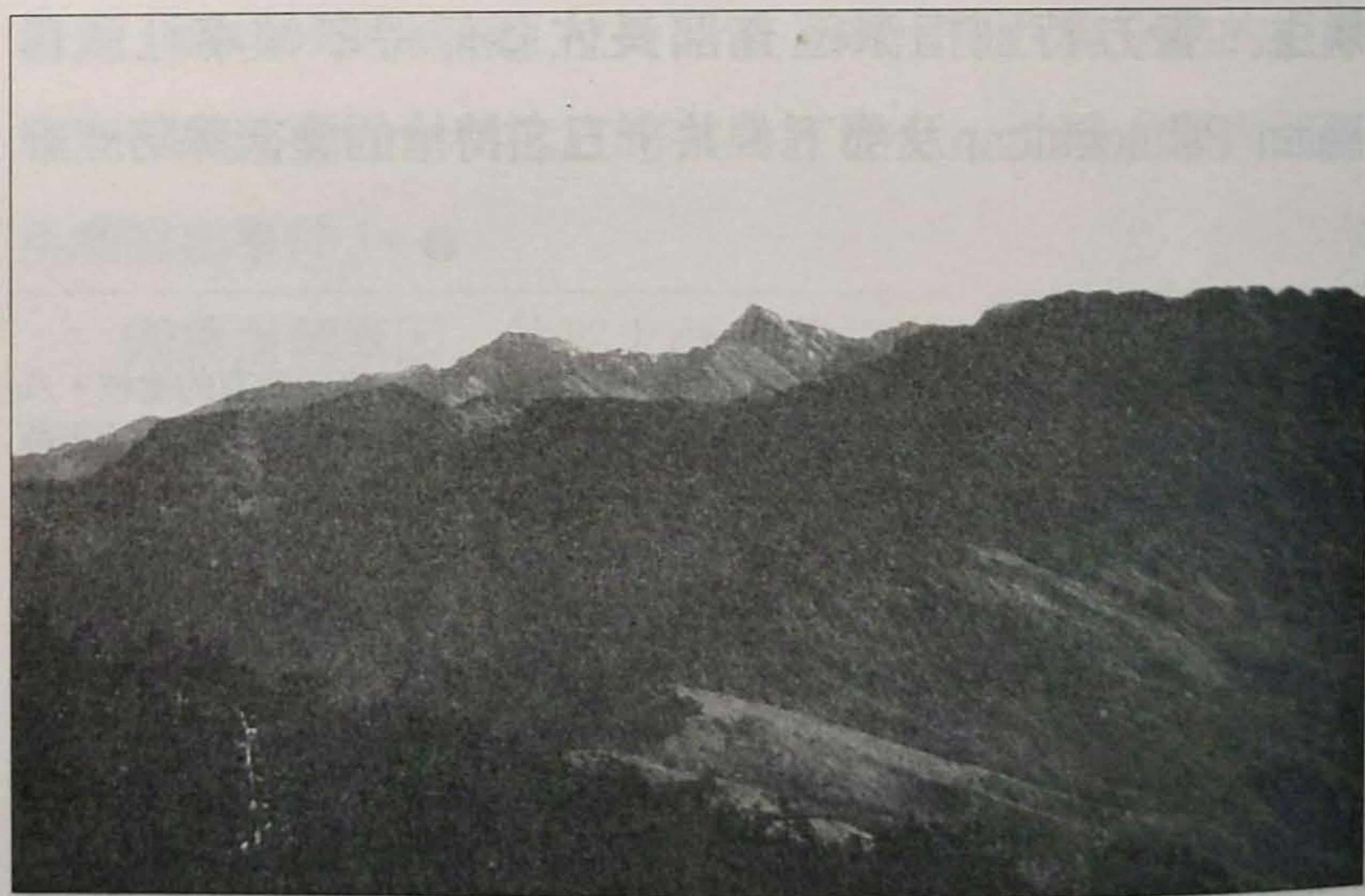


爬山。鹿野沒有料到事情會演成大型探險隊的出動，心裡很沮喪，不由得嘀咕著：「蕃人出草馘首，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啊！」

從這次卓社大山的攀登，鹿野開始戴熱帶探險家專用的探險帽，這頂探險帽後來成爲鹿野的「招牌」，也是世界上探險隊共同的標記。

八月，他深入昆蟲學者足跡未至的立霧溪，沿溪調查昆蟲，然後回到台北加入台北一中的中央尖山攻峰隊，完成這座處女峰的攀登。

台北一中登山隊由十一名學生組成，領隊是體育老師新沼佐助。除了隊員以外，警方指派幾名巡查，加上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太魯閣蕃人」協助揹負裝備，成爲一支超過三十名的大隊伍。



迎接朝陽的中央尖山（右）與南湖大山（左）。（山崎柄根攝於合歡山，1989年）

台灣的山群中，中央尖山（標高三、七〇三公尺）和大霸尖山（標高三、五〇五公尺）原是前人未踏的尖峰，山容崢嶸競秀，多年來一直是岳界競作首登的對象。其一大霸尖山，已於前年落入台灣山岳會的手裡，台北一中受到了刺激，出動了這一支堅強隊伍去攀登中央尖山，想要一舉成功。中央尖山的峰頂呈銳利的三角錐形，山形急峻，比日本北阿爾卑斯山系的名山「槍ヶ岳」有過而無不及，彷彿是歐洲阿爾卑斯山脈的名峰「馬特峰」移位到台灣來了。

隊伍採取小瓦黑爾溪路線。鹿野等人從立霧溪回頭灣轉入小瓦黑爾溪溯行，至溪源急登峰頭。根據這支隊伍的觀察，這條攻峰路線沒有想像中那樣陡急，可以不用繩索確保就可以攀登，只是岩石脆弱，容易剝落而擊傷隊員，還是不能大意。因為擔任嚮導的「太魯閣蕃人」熟悉登山路徑，所以嚴格地講，台灣原住民古來縱橫於台灣大小山岳的情形下，連中央尖山也不算處女峰，所以本次台北一中全體隊員登頂，可謂台灣原住民以外人士的首登，締造了多數人同時登頂的紀錄。<sup>⑩</sup>

---

<sup>⑩</sup>作者對處女峰的看法很正確。台灣登山史上所謂首登的記錄，應改寫為「原住民獵人或林業人員以外的登山隊首登」。鹿野忠雄與台北一中學生首登中央尖山以後，此小瓦黑爾路線沈寂約四十多年，才由譯者重新開拓，第一次從中央尖山直下小瓦黑爾溪至天祥，另一次從中央尖山東南稜上至小瓦黑爾溪源頭攻頂，發現沿途獵徑仍明顯，可見鹿野等人的初登隊伍沿著西拉庫社和瓦黑爾社的社路，然後改走獵路去攀登中央尖山的。